

叫醒大地 (纪实文学)

□张佃永

这边,塑料大棚抵抗着外面的冰寒,长出一片不可思议的翠绿;那里,新鲜的草莓已经远赴北京和崇礼,摆上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餐桌,把鲜香满溢。

草莓个大、圆润、晶莹、殷红,品相绝佳;酸甜、鲜嫩、芳香,味道纯正。这些优质草莓,产自塞外坝上的河北尚义。把它培养成出类拔萃果品的,是李伟斌。

尚义,1400多米的海拔和北纬44度的气候,让这里的天气更冷、风更大、大地更干旱,对农作物极度挑剔、苛刻。每一粒种子进入土地,都可能经历发芽时被冻死、分蘖时被旱死、收获时被刮跑的威胁。这里有263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,耕地达110多万亩,但适合种植的只有小麦、山药、杂粮等少数品种,且因寒与旱产量低下。偌大之域,能够看得见生长的贫瘠;一年之中,更长时间都沉睡于冰封。20万尚义人,在风寒叠加中生活在沉甸甸的贫困之中。

这样的情形,持续了一年又一年。因为草莓,北京人李伟斌与尚义扯上了瓜葛,而且,用草莓这种娇嫩的东西,叫醒了尚义硬邦邦的大地。

2017年,昌平区代表北京市实施国家“东西部协作”战略,与尚义结对,李伟斌的万德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被指定为承办企业。在万德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众多的产业中,草莓产业是重中之重。

到尚义之前,李伟斌做了很多功课,惊奇地发现,尚义的高冷地区、昼夜温差大、光照充足、病虫害干扰少等特点,都是种植草莓的良好条件。

在与尚义开展对接的时候,李伟斌用更多的时间到地头查看,到农业、气象、自然资源、环保等部门收集资料进行研究。

遇见尚义,便注定了李伟斌为草莓产业呕心沥血,也注定了这片土地的沸腾。

对李伟斌而言,这可能只是一个新增的种植基地,但对于尚义,却是一件天翻地覆的大事。

几乎没有人知道,寒冷的塞外坝上,能够种植草莓,它那么娇嫩,凭什么抵挡漫天的风寒!

李伟斌带着人员到尚义筹建草莓园的时候,看到的大多是人疑惑的眼光——有史以来,尚义的土地上,只种植过玉米、山药、胡麻等抗旱抗寒作物。更何况,草莓园的建设,临近冬天。坝上的冬天,寒冷得令人害怕。

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,在塞外坝上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创业。对于没有坝上生活体验的他而言,这不算冒险。

万德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北京昌平的知名企业,草莓种苗繁育和鲜果生产全国知名。凭着优质服务和高效率的经营,公司的业绩蒸蒸日上。

换句话说,李伟斌并不是因为缺钱才来塞外淘金。他没有在北京安享晚年而是投身塞外,只想生产出最好的草莓,用这个产业的质量和效益体现奋斗的价值,体现履行国家战略的责任。

在人们将信将疑的目光中,李伟斌已经在首期规划的500亩土地上甩开膀子。坝上的冬天是以一种无情的方式降临的。而几乎与冬天一同开始,铲车开进

了园区开始整地。这里不比北京,场地上搭成的帆布帐篷和生着的炉火,在凛冽的寒风面前,毫无抵挡能力,里边只能避风,却难以御寒。况且,他不能一直待在帐篷里,随时都要提醒铲车司机,哪些地方需要挖下去,哪些地方又需要垫起来。忙活上一天,既缺水又吃不合适,晚上回到住处,他的身上尤其是肚子里特别难受。

园区建设内容很多,整地、修路、引水、通电、扎大棚,越是往后,天气越冷。最冷的时候,气温达到-30℃,钢筋工戴着厚厚的棉手套,也得不时跑进帐篷到炉火上暖暖冻得发僵的手。李伟斌跟大家一起干活儿,真切地感到了坝上的冷,那是一种直入骨髓的残酷。这种环境让他认识到,尚义人在这样恶劣的气候环境中,又没有可以依赖的好产业,怎么能不贫困呢?

他越发希望,草莓种植能够带给尚义巨变。

第一批草莓苗从昌平运来,在草莓园区的大棚里安家。那时,恰是尚义开始进入最冷的时候。大棚里尽管生着炉火抵御外面刺骨的寒风,但人们依然担忧那些弱小的生命,毕竟,那风寒,可是漫天漫地的。“针尖大的窟窿,斗大的风”,只要塑料大棚有一处被风撕破,里边的草莓都难逃厄运。同时,更担心这个倔强的老头,万一草莓种植失败了,他是否承受得了那么多艰辛的付出。

李伟斌却没有丝毫怯意,对于人们的担忧,他只报以感激地一笑。凭他多年种植草莓的经验,加上技术人员给出的试验结论,他的心里充满了自信。

有史以来,尚义的种植活动都是在“人间四月芳菲非”之后的五月中旬,九月底早临的寒霜就会给大地点了睡穴。李伟斌在一年中最冷的一月种植,真是闻所未闻。人们不禁认为,这个人疯了。很少有人想到,这个人的倔强,是对坝上传统种植的颠覆。更少有人想到,这样的颠覆对于老百姓有着怎样的意义。

严寒中看植物,更能体会生命的顽强。用暖棚方式种植的草莓苗,一点也没有嫌弃尚义的水土。只几天,便像模像样地站在大棚里,弱小的绿,在外面铺天盖地寒风的挤压中,显得势单力薄,却格外夺目。它们似乎知道,仅仅一层塑料之隔,外边的世界是怎样的严寒;它们不顾一切地生长,长出真叶,现出花蕾,结出了果实,在白茫茫的大地上绽出了一片绚烂的彤红。

那些日子,李伟斌像一位等待迎接新生命的父亲,每天蹲在大棚里,看看这里的真叶,摸摸那株苗上的花蕾,心里计算着草莓成熟的日子。他更担心,夜里突然尖锐的大风会把大棚撕开一个口子。所幸那些大棚扎得很结实。在园区内工作的贫困户们,已经不再用疑惑的眼光看那些幼苗,它们的生长状态让他们心疼且欣慰,每个人都心怀感激而工作,像是照顾自家孩子那样,呵护着那些草莓苗。他们知道,这些小小的草莓,不仅关系着他们目前的生活,更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未来。

天助尚义。春节来临的时候,草莓熟了,圆润,晶莹。李伟斌迫不及待摘下几个尝尝,心花怒放;草莓酸甜可口,鲜嫩多汁,果然如他所期望的那样。

种植成功。尚义这块贫瘠的土地,



塑料大棚里的草莓。

竟然是草莓种植理想的地方。

北京一些超市的采购人员看到这样的草莓,一致的回复是,供多少要多少。

这时候,李伟斌又把种植夏季草莓的任务交给技术人员。尚义夏季的气温一般都在30℃以内,冬天尚能在寒风中种植,夏季种植更不会有问题。技术组几乎没有费多少功夫,就培育成了可供夏季种植的草莓。

尚义的种植史上,逆天一般,有了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的作物。李伟斌和他的技术团队,在尚义开发出6到11月种植的夏季草莓和11月到来年7月种植的冬季草莓。从一年一季种植到一年四季均可种植,成了尚义县种植史上的历史性颠覆。

人们眼里、心里曾经一直看到的和以为的这片没有希望的大地,从此被叫醒。而撼动整片沉睡大地的,是草莓这种娇嫩的东西。

这块大地,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:在冰寒中苍翠葱绿,在料峭中姹紫嫣红。

闫振军、陈润海、程美云等曾经的贫困户都是草莓园里第一批员工,他们世代都是农民,既有力气又珍惜土地。但多少年过去,他们把使不完的力气砸进土地,家里的生活依然没有多大改变,日子过得艰难。种山药、种玉米,辛苦一年,每亩的收获不过400块钱左右。现在在草莓园务工,每天的收入能达到100块钱,加班的时候还另有补助,这都是从没有过的好事。

程美云起初也不太相信这里能够种出草莓,但出于一种朴素的情感认真工作。她的心里,总在为李伟斌担心,万一种植失败,那得赔多少钱啊!所以,她每天都带着一种落下亏欠的心理,认真听技术人员培训,努力做好经手的各项工作,以弥补对李伟斌的担忧。而在不知不觉中,她已学会了草莓种苗繁育与栽培、大棚维护与管理、鲜果采摘与打包等各项技术。而且,每个月4000多块钱的收入,让她感到特别满足:“守家在地,每天最少100块钱的工钱,原来想都不敢想。”

从相貌看,她已不是如花似玉的年华,但笑容却像花一样灿烂。她打心眼里佩服李伟斌,“他挣多少钱不说,能够给我们找出一条挣钱的路子,我们都该感激他。”

陈润海和闫振军都是60岁出头的人了,到外面打工已经没有年龄优势,种地又种不出新花样和好收成,生活过得憋屈,腰身也挺不起来。园区里每天100多块钱的收入,让他们的腰杆挺了起来,有了大老爷们儿的样子。

园区建在红土梁村,村里有20多人被安置在园区务工,每人每年下来,收入都不少于两万块。

被叫醒的,又岂止是土地!一批贫困人口在万德园举办的培训中开了窍,掌握了草莓种植技术。很快,他们就可

以在自家的土地上种植,让这样的翠绿与火红蔓延成遍野,带给坝上一份特有的“红红火火”和“甜甜蜜蜜”。

尚义,不只有风沙干旱、寒冷荒凉,更有着清新碧绿、姹紫嫣红。从此,这片塞外大地,有了全新的生命。

名声在外的尚义草莓,让李伟斌感到欣慰。

2021年,万德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因为东西部协作的突出成绩,受到北京市委、市政府办公室的表彰。

李伟斌心中更大的愿望,是让他所钟爱的草莓惠及更多的人,让尚义的草莓成为老百姓种植的主导产业,收入的重要保障。

那天,突然传来的好消息如石破天惊,让他彻夜无眠。他所培育生产的草莓,被指定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奥会的专供果品,他的小草莓,要走上世界大舞台。

整个草莓园都沸腾了,整个尚义都沸腾了。原来人们心里以为遥不可及的冬奥,因为草莓变得近在咫尺,并融入了尚义元素。

李伟斌给全体员工开了一次大会,对采摘、分拣、包装、运输等问题进行了严格明确,尽管他知道,园区生产的草莓,几乎每一颗都是精品,但他更知道,这些草莓,代表着中国质量,每一颗都有着沉甸甸的分量。从采摘到装车,其中每一个环节,他都紧紧盯着,不敢有丝毫闪失。

尚义草莓走上北京冬奥会餐桌,呼啦啦引来无数国内外媒体,一时间,李伟斌和尚义草莓被争相报道,全世界都知道,在中国尚义,那个一向不怎么知名的地方,却生长着特别好吃的草莓。

这个草莓展示了一个更大的平台,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市场,也关联出一个更大的希望。

李伟斌是自豪的,从他人驻尚义开始从事草莓种植至今,尚义县陆续建成草莓育苗和生产大棚528个,总面积近千亩,年产商品苗2000多万株、原种苗200多万株,产鲜果约1500吨。草莓种植辐射5个乡镇1000多农户,全县草莓产业走上了一条集种苗繁育、鲜果生产、冷链物流、产品加工、休闲采摘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之路。优质的草莓,源源不断从这里运出,走向全国。草莓种植的成功,让这一方水土不再因寒冷而坚硬,也让这一方百姓不再因贫困而卑微。

与其说,李伟斌把草莓种出了名堂,不如说,他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。草莓走上冬奥会餐桌,是李伟斌的荣誉,造福的却是尚义的百姓。

李伟斌更希望的是,这种晶莹剔透的果品,能够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生长出更加美好的富裕……

(作品刊载时有删减)

心路

煤美与共

□李志平

深秋时节,磁县西部太行山深处层林尽染,别有洞天,坐落其间的天保寨景区内,人们乘着秋意,携老扶幼,或赏景怀古,或游山玩水,尽享天伦之乐。

当夕阳西沉,红霞尚存,向西远望,余晖映衬之下,山影连绵,宛如美人覆纱仰卧,香梦酣然,是为“睡美人山”,望之顿感山温水软,目酣神醉,不禁心生绮旎,感叹重峦叠嶂亦能化为绕指柔。登上古寨崖顶,向南远眺,巍巍峻岭又幻化为一尊天然卧佛,头顶宝髻,身披袈裟,双手合十,仰观天宇,是为“观天佛山”,望之则满目肃然,不禁荣辱皆忘。

可谁又能想到,这番美景却有过一段与煤有关的故事。

荣耀

磁县古称磁州,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处,这里煤炭开采的历史可追溯到十八世纪。

申煤,是当地人对磁县申家庄煤矿有限公司的简称,也是公司内部职工曾经引以为傲的符号。这是一家有着60余年历史的地方国有企业、全国煤炭百强矿、国家安全高效一级矿井,在几代磁县人心中,申煤是当地的“钱袋子、台柱子”。

最初,这里仅是一个靠炮采手掘组织井下生产的岗坡小窑。到世纪之交,申煤年产量达40万吨左右,如果单论产量,这在全国煤炭行业中根本不算什么。然而,就是这样一个小煤矿却因技改不断,在全国煤炭企业中小有名气,曾连续4年被中国煤炭协会授予“煤矿支护先进单位”,一直走在全国地方煤矿的前头。

申煤几经变革,经受了煤矿行业计划经济、粗放发展、整顿治理、脱困升级等各个时期的考验,逐步由小到大,由弱变强。滚滚乌金化作道路、桥梁、学校、医院,为支撑县域经济和社会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困局

申煤曾经因煤而兴,因煤而荣,然而在经济下行与生态红线压力、煤炭资源逐渐枯竭等大背景下,曾经撑起磁县地方经济半壁江山的煤炭开采,也面临着种种不确定性。

磁县境内有20亿吨煤炭储量,申煤仍有近2000万吨的后备资源储量,在原有采矿权到期前,他们跑办多年,2000万吨新矿权即将获批时,国家出台政策规定“饮用地下水源地禁止采煤”,这一政策,无异于给申煤的继续采矿画上了句号,因为这2000万吨煤就位于岳城水库下。

保护绿水青山,共建生态文明,已是全民共识,申煤人同样明白。纵有万般不舍,申煤还是响应煤炭去产能号召,主动提出了计划关停。

当接到通知整体退出时,采煤区区长韩玉文心情无比复杂:“我18岁就到采煤区工作了,很多设备都是我亲手装上去的,现在让我拆这些设备就像拆自家房子。”像韩玉文一样,申煤九成以上职工来自山里和周边乡镇,不少是“一家子”“几辈子”在矿上工作。

2017年8月31日,对于申家庄煤矿来说,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,这一天,曾经叱咤风云近半个世纪的全国煤炭百强矿正式关停。

这一刻,申煤的汉子们关停机械、摘下矿灯,洗去满面煤尘,告别幽深的矿井。煤矿工人轻拭大门,心有不甘,他们心明白,今天关上这扇门,他们作为申煤工人的历史使命也便永远关上了。

往日热闹的生产生活区,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,机关、宿舍、食堂人去楼空。此时,这些建筑在蓝天白云下显出曾有的静谧。

蝶变

“现实让我们别无选择,只有自力更生才能闯出发展新路。”面对困难与挑战,在煤矿正式关停之前,决策层便作出决定,组建中美集团,由“黑”转“绿”,从“井下”到“井上”,以全新姿态走上了从“煤”到“美”的转型发展之路。

中美集团的重头戏,便是开发天保寨旅游,原来厂区的标语也换成了“从头再来,再创辉煌”。

申煤对口帮扶陶泉乡花驼村和西韩沟村,两村位于太行山深山区,天保寨就坐落其间。2017年3月,中美职工向天保寨开发进军。

修建悬崖栈道,请外单位承揽,工程造价5000万元,矿领导多方研讨:矿井里的槽钢和枕木铺栈道,巷道支柱当栏杆,运输机铁链当拦索,我们自己施工,超过500万元。

盛夏,烈日炎炎,酷热难耐,太行山上裸露的岩石被炙烤得滚烫发烫。在海拔700米的悬崖峭壁上,索维国满脸通红、汗流浃背,他头戴安全帽、身绑安全带,带领工友们一起凿山开石,架设栈道,钢铁敲击声、电钻打眼声响彻山谷,电焊飞溅的火花灼热刺眼,腾起阵阵白烟。

一暗一明,人与物都实现了由“煤”到“美”的转变。景区的建设,也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劳动热情。2019年大年初五一大早,凛冽的山风呼啸而来,但花驼村群众的热情分外高涨,有的拿锹、有的持镐、有的扛锤,和景区员工一起修建水坝。村里60岁以上有技术的老人全体出动,加入建设大军,垒砌石堰近5公里。

两年多的时间,中美员工和当地群众把80余万棵树苗栽种到了沟沟岭岭,曾经的荒山野岭变成了桃花源、杏花林、苹果沟、核桃坡。2018年夏季,千亩多年的桃花洞,喷涌出了汩汩泉水。

2019年9月22日,天保寨景区开门试营业,景区一天就赚了3万多元。

不仅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,周围的乡亲们也搭上顺风车,过上了幸福生活。很多在外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,以前的“空心村”正在变成殷实村、幸福村。

曾经,煤带给了人们富足和荣耀;现在,它静静躺卧于岳城水库下,任碧波荡漾其上,看青山迎客来。

在这里,煤成全了美,美回报了煤。

(作品刊载时有删减)

随笔

阜平的山山岭岭、县城乡村,生长着许许多多的槐树,姑且称之为“槐乡”也不为过。

春夏之交,槐花陆续开放。从县城出发,向南约二十公里到城南庄;然后,折向西约二十公里到马兰村;再向西行十公里,便到了阜平西南边界的三官村。这条路,我不知走了多少遍。从土路走到柏油路,从少年走到成年,从家乡走到他乡,从春雨走到冬雪,无论好走难走,无论坎坷平坦,我都喜欢这条路,尤其是在五月份,这条路最美。

沿途山上,槐花盛开,时而郁郁葱葱,时而零星点缀,无论疏与密,都不失和谐与美。槐香随胭脂河水流淌,随太行山风飘荡,而这条路在槐林中、在槐香里蜿蜒、盘旋,穿梭,的确是一条“百里槐香路”。

站在菩萨岭上,漫山槐花竞相开放,从晨曦开到傍晚,从山巅开到沟壑,那一串串白里泛着微黄、风铃般的小花朵,正积极努力地向着蝴蝶、向蜜蜂、向山峦、向微风、向游人、向世界,展示着自己的美丽与动人。

菩萨岭的山脚下,就是城南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。看着漫山遍野的槐花,追忆那段峥嵘岁月,革命烈士曾用鲜血染红的大地,如今正开出圣洁的、和平的、希望的花朵,似是在祭奠英烈忠魂,

代他们看如今之阜平、盛世之中华。

从城南庄一路向西直到马兰村,山路绵延二十余公里,读高中时沿线曾经有许多石材厂,路面积了一层白灰。槐树的枝干上、小小的叶片上,都蒙了厚厚一层灰,暴露在灰尘之中的槐花也无奈地低垂着,不敢呼吸。远望胭脂河水,俨然就是灰白色。

然而,变化既像疾风骤雨,又如春风细雨。大概从2017年开始,道路沿线所有的石材厂都停了,县里统一规划集中发展。道路两旁陆续变成了种植园区,有苹果园、樱桃园、葡萄园……原来一路尘土飞扬,现在却是“绿色长廊”。

沿着城南庄至西阜高速引线行驶,到大岸底村拐弯儿,进入新修的乡道柏油路,直通马兰村。虽然山上多裸露的花岗岩,但在岩缝里或有些许土壤的地方,依然生长着槐树。他们或许因为没有充足的营养,长得不够高大,不够直溜儿,甚至有些就如同矮小的灌木,但它们依然开出甜蜜的花朵,引来成千上万只小蜜蜂到这里赶花期。

如果说这条路是一串槐香四溢的

槐香路

□韩花勇

“项链”,那么麻柳村、马兰村一定是点缀在这串“项链”上最漂亮的“宝石”。

掩映在槐树林中的马兰村,是第一部《毛泽东选集》的诞生地。抗日战争时期,人民新闻家邓拓曾带领晋察冀日报社驻在这里,创造了“八匹骡子办报”的奇迹。他的女儿邓小岚就是在抗日战争最紧张、最艰难的时候,出生在马兰村附近的易家庄村。从2004年开始,邓小岚就经常回马兰,义务给马兰的孩子们上音乐课,并组建了“马兰小乐队”。2022年,以“马兰小乐队”为基础班底成立的“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”,登上了北京冬奥会闭幕式的舞台,为全世界唱响了《奥林匹克颂》。

从马兰村到三官村,需要翻越庙沿岭这座高山。道路盘旋而上,到了山顶又陡然而下,其危、其势并不亚于阜平著名的“七十二道拐”。但这里并不是花岗岩地貌,山上土层深厚,植被茂密,尤其是一片片的槐树林挺拔俊秀,从岭东绵延到岭西,若不是这一条如卧龙一样匍匐在山间的盘山公路。道路上方与下方的槐树树冠几乎要连在一起,路面上已

(作品刊载时有删减)